



IV27
2718

集

周良沛 著

北京 · 1992 · 华夏出版社

1997/05

(京)新登字045号

野 人 集

周良沛 著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960毫米32开本 4.5印张 72千字 插图2

1992年4月北京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053—353—0/I·257

定价:2.20元

自序

真要感谢华夏出版社对我创作的关怀和支持，为我出版这本诗集《野人集》，为此，我也无法不为自己的腿疾有几声叹息，而且，我还怕我的残疾残在这些分行的抒写中。

十年动乱后，故友旧交，总会关心到我这条右腿，于是，有时也会传出它的一些故事。故事的传出，也织进了朋友的善心，也多了一些艺术的渲染，渐渐，说得就与原来的情况有了出入。本来，我是很不喜欢提那些鬼事的，可是这么一来，却逼得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的《铁窗集·自序》中，细述了腿残的经过。但也只能只此一次。一个作家，只能以作品去投进读者；以残疾为自己作广告，不仅不应该，恐怕还是不道德的了。在那动乱的年月，是既得利益，还是受害，已不是个人之幸与不幸的问题。若是受益者，当年他可受益，但其心态，在今日也没法明辨是非，不能取得当年受害者的人格价值。也就很难说这是谁之幸，谁之不幸了。

我的腿，是“文革”的第三年，1968年8月坏的。

于是，这根撑杖，就成了我无所依时之所依，没有伴时之伴了。有一次，那是山区天黑风黑的冬夜，我从山脚边的羊厩房，一颠一颠地穿过大片霜后寸草不见，如同荒野的冬闲地回住地时，夜茫茫，荒野茫茫，我的手，冻僵得已握不住自己的撑杖了。突然，膝盖头的韧带松塌，我猛地跪扑了下去，待我清醒过来，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撑杖也不知甩在哪里了。当时四肢冻僵，穿得臃肿，扭了半天，坐了起来，但用手撑着地想挣着站起来却起不来了。一次又一次，冻冷的额头挣得在滚热汗，都无济于事。实在是无望了，就准备坐等天明，坐等到有来人。可是，下冰棱的夜，冻得人像打摆子一样，刚滚热汗的额头，风一吹，已似刀割。这山野里，风吹得不仅似狼嚎，同时饥狼饿虎天寒无食，总是这时出来觅食的。天寒、心寒、风啸、狼吼，不仅冻得受不住，而且为四周这么阴森森而害怕了。“来人呐！来人呐——”我嘶着嗓子拼命叫，只有一点风卷回来的回音。这么夜、这么黑、这么冷，山野里哪里还有夜行人呢。我急了，我怕了，再这么捱下去，不冻坏，也要被狼拖走的。我用两只手相互磨擦得暖和得有点知觉，就用它在地上爬。收庄稼割下的玉米茬，划破了衣服，划破了手掌，而自己只知道有裂口在裂，却不知道有血在流。但是，别无选择了，也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只有这么爬，一步一步的爬。好在自己

摔下来就再没挪动，撑杖在我跪扑下来时，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力把它甩得太远。我顺着自己跪下来的周围爬了几圈，终于摸到用几根旧木棍钉来很笨重的撑杖，也许正因为它粗笨，才甩不远，才好摸到。我将它支立起来，两手抓紧它中间那截平日捏手支力的横棍，身子顺力往上挣，我终于站起来了，摸着它没有刨光、粗糙得还会刮手的棍身，眼泪怎么样也止不住它流。

那年月，在劳改队，人家一看我这撑杖，就当“泡病号”，“逃避劳动”的护身符。总是瞪着眼恶狠狠地问道：“我看你完全好了嘛，怎么还不把它扔了？”那年月，可以使人致残终身，却不让人说有残疾。好在我的右腿肌肉萎缩得跟我那根撑杖的木条一般细，还无法说我“装病”、“耍死皮”。同时，我也不要挂病假，除了不能挑担子，我还能，也只能用力，用心，用单臂挣得人浑身汗淌地推着车走，一步一歇地走。

哦，人生的路啊！

灾难过去之后，我到协和医院找到一位名医，请求根治腿伤，可是在一番检查之后，他说我的腿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属于奇迹了，现在动手术，倒可能留下后遗症。既然如此，也只能如此。不过，心情一变，生活条件一变，右腿萎缩的肌肉也接近复原。我妹妹从海外托艾青同志带回一根很轻便的合

金撑杖，换下那具粗笨的木家伙。随着右腿能使点力时，对它的依赖性也就有所减低。

1983年，巴金同志摔得腿骨折，恰恰那个冬秋我都在上海，于是，每次到华东医院看他时，这位文学前辈谈的，就不是平日他爱说的创作和出版，而是拐杖了。他腿摔了，国外的朋友，一听说就不约而同地分别寄来几根拐杖。我建议不妨用用我这种撑杖试试，可是巴老一拄上它，只能在原地站着不动，另一只腿却怎么也伸不出去。几个人前后紧张地护着他，他也摇摇晃晃地踮起一只腿，依然只能如此。我说出自己的经验，说撑杖只能拄在好腿这一边，因为两条腿的用力，都集中在好腿上面，撑住坏腿，集中用力的好腿，就反而力不够用，迈不出去了。一周后，再见巴老，他也自然好多了。他的家人笑着说，他的撑杖像拿在手上玩一样，根本没有落地使上力，可还偏偏离不开它。而我，又何尝没有被人这么说过呢？旁观又何尝一定清呢？他们不知道，哪怕撑杖没有落地，它也维持了平衡，使人没有歪过一边，而另一只腿就可以迈出去了。

1984年，我终于甩下撑杖，以加速步子来调整平衡，使双腿的运转在快速中不至于出现失衡而有倾斜的摇摆，即便出现这种摇摆的瞬间，快速的步子在不断转换用力的重心时，也就转危为安，运转正常了。可是，我的脚趾头也就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要不断削去厚茧。八年过去了，晚上还要两腿抽筋，再找医生，再照片子，又说不是匡匡骨脱臼，而是骨折，可是，也不宜动手术。考虑我的年纪，不要弄得匡匡骨处再有关节炎，医生又叫我再用撑杖。当周围有人再说我的腿疾像痊愈时，除了感谢他的宽慰，我只有苦笑，他看到的，真是我的腿在走么？

残疾就是残疾，是永远的了，可是它对人的威胁，也不是无法消减的。然而，我却怕腿疾传染到稿笺上，每个字都黑死病一样倒下去，再传瘟疫。

这几年，为诗诊病、开方的英雄不少，治百病的万金油，以鸦片代药的都有。诸葛林立设坛台，八方都在借东风；各打各的旗号，货色却没什么不同：今日以这个主义招摇，明日有那个花样崛起；一阵风一阵风的转，一个个、一个个都患流行病，叫着“自我表现”还在“流行”中淹没了个性的自我，标榜着“创新”却“创”得一阵风的只有模式一个。不论这些新招的优劣，也不说那些意见全无可取之处，用这种新的模式反对那种公式化，用这种淡化，摆脱政治反对那种图解政策，用这种含混与晦涩反对那种一览无余的“明朗”，用这种散文化反对那种形式的单一，凡此种种，就是不提生活与诗的关系，加以无条件的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即使过去的诗有千般病，这也是误诊。

我的腿，就是误诊致残的。当年武斗的刀枪横

飞，死个把人，真是算不了什么。可是，不在斗场，在劳改队里，要消我的户口，还要有医生的签字，报出正常的死因才行。既有这个手续问题，也就有个责任问题。但负责，也不可能怎么负责，好在劳改队里从来不缺江湖郎中，看到我右腿肿到膝盖，就说膝盖骨粉碎性骨折，用草药敷了几个月，肿消了，两只手扶着床沿也站不起来，又说是完全复原有个过程。总之，一再有理由，把伤疾拖了下去。当时，要弄准伤情，无论中医的接拉，西医的牵引、石膏，都可以不太费事就治好的，可是一误诊，就残我一生……。

有了这一教训，为诗，我是不愿病急乱求医。当然，有时固步自封，也许就会不可救药。好在我也基本上不写诗了。虽然不能说得绝对化，诗，毕竟是属于年轻人的。这里，也收进了两首多年前的佚诗，但也是近年发表的。其它的，就完全是每年在兴致所至偶尔涂写的一些东西。虽然有几首诗也照顾题材编排，更多的，完全是按写作时间顺序而列的。其中，有些诗，如《祭鼠》《海报》《误点》等等，是国外有人说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商品化、私有化不够所致，于是，我只能拿出一些以他们所希望的、引起我烦恼的文字记录在海外发表，作点情况说明。从它，多少也看到一些近年来我行程所至和感情的历程。千里万里，一跛一跛，行程艰难。但，我情

愿残疾给我一些怪脾气，也不愿我的眼，我的手，所看，所写，为我所看到的生活和我看它的心态，也有治不好的残疾。为此，我曾说过《我是野人》，不愿在现代“文明”污染的生态中而失衡、倒下，这不是艺术的象征，是我倚杖跛行时常遇的现实危机。有污染的生态，总不该有污染的诗，有腿伤致残终生，也该避免诗行有伤不治。那不是生活，也不是艺术。再不能遭误诊误了一条腿，也不能讳病忌医又赔半条命。我虽然基本上不写诗了，但是，哪怕偶尔提笔，也愿能够稍有长进，写得好一点，愿同残疾人的出版社关怀、支持我的创作一样，有更多没有残疾的读者帮助我。

1991年4月23日北京，马苑。

目次

自序·····	1
给新诗·····	1
苹果·····	4
夜遇·····	6
广场夜思·····	8
有一个人·····	9
镜子·····	10
题洋娃娃·····	11
天池·····	13
林中小屋·····	15
蜜意的绞杀·····	17
酒·····	19
不速之客·····	22

森林瞭望台·····	24
礼物·····	25
歙砚·····	26
徽墨·····	27
望黄山·····	29
旧日的行宫·····	30
南岳日出·····	31
写生·····	32
给青山水轮泵站·····	34
九里茶林·····	36
桃花源·····	38
桔颂·····	40
鱼·····	42
渔歌·····	44
秋枫·····	45
悼雪峰·····	46
雪峰，在这阁楼遭捕·····	48
今昔·····	49
火焰山·····	52
做客·····	54
王谨夜话·····	57
纪念碑·····	60
沟壁上的胡杨·····	62
留赠建军·····	64

吐鲁番一瞥·····	66
静静的龙华陵园·····	67
没有预报的地震·····	68
上海港·····	70
南京路·····	73
印象·····	75
鼓浪屿·····	79
沅澧端午·····	80
读诗，与屈原对话·····	82
巫山·····	88
明代的身子，今日的 脑袋·····	89
香溪·····	91
召魂·····	93
我是野人·····	96
火炉里的秋天·····	100
武昌访徐迟·····	102
悼马思聪·····	104
月光·····	106
船绕澳门半岛寄韩牧·····	106
传说·····	110
风景·····	112
预言·····	114
暴风雨中登岳阳楼·····	116

在白洋淀赠光耀·····	117
往事·····	119
猴戏·····	120
祭鼠·····	122
红灯·····	124
钓虾广场·····	126
夜行偶记·····	128
台北遇诗友·····	130

给 新 诗

——代序诗

已不知你让我失去什么，
我求你，全给回我！

你走了，手中仿佛
还勒着我身上的捆索；
你此去，是携我同行？
怎又留下这多寂寞！

孩提时，常在海滩狂奔，
追奔美丽的海市，艰困又狂乐，
它像幻想，恍惚总在眼前，
偏偏又是不可捉摸，
一天一天，偏偏照样追寻，
对我无法抗拒的诱惑！

少年漂泊，
饿得瘠瘦，
掐着血肥的虱子，

我憎恶、诅咒自己的生活！
那时，除了生的辛酸，
不知道什么是欢乐！
生的鞭子，追逼着我，
浪迹一个又一个码头。

这时，我爱上你——新诗，
如同我见海市狂奔、高歌，
不！不是海市，是不幸中看见的
生活的光，
它是光，却又像生活本身一样严酷，
全呈献给你吧，我的痛苦，我的梦，
连同失去的欢乐和我的饥饿。
消耗了热情，
自由全被剥夺，
写一行诗，一个音符，
似缠着摆脱不开的病魔：
不，不，那是分娩的痛苦，
降生的婴儿，是你我爱情的结合；
飞至的音乐，诗韵的飞瀑，
我的心弦，任你抚拨。

我敬你，怎敢轻薄，
只是爱得痛苦，又爱得怯懦，
能献出的我都献出了，
只留下你俘虏我的捆索，

可是我没有后悔，
尽管烦忧留下这多……

如今，是怕你抛下我而寂寞？
是诚挚的苦恼，热情痛苦的烧灼？
这，这，都不知道，
若你问我！

八十年代找到1968年见焚书时的旧作